

# 看診＋開會＝我的先生

孫琬玲

「雖然我很幸福，可是看診＋開會＝陳時中」  
——太太如是說

儘管孩子們都喜歡他，可是他卻是一個會  
讓孩子把「開會」當作禮物送他的爸爸。

我是孫琬玲，提筆寫這篇文章是因為我是  
陳時中的太太。他應編輯要求，請我寫一篇由  
太太的角度，來看牙醫師先生的文章；所以他  
請託我，於是動筆。

動筆之前，我審慎的想了一遍——陳時中  
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，想了許久，都很難有一個  
完整的概念。似乎大部分的名筆都很流行說  
「拉拉雜雜的寫來」，但大都是雅文共賞；於  
是我真的拉雜寫來，由下列的片段剪影，也許  
你會了解我先生在我心中是一個怎樣的人物。

• 當他看診時，他是一個嚴肅的人，有時  
嚴肅得令診所的同仁對他都有點感冒，而他總  
是說什麼尊重病人的權益；但有關公共事務的  
電話卻會使他停下來，有時甚至討論得忘了時  
間。

• 他是一個沒有娛樂時間的人，除了每個  
星期六晚上打打網球鍛鍊身體。我真不知道他  
是把上班看診當作娛樂，還是開會？

• 結婚之前，我只知道他似乎蠻能支配時  
間的，結婚之後，我才知道他是一個工作狂。  
診療時間非得喘不過氣來絕不罷休。午休、  
半夜不是開會就是寫稿，偶而似乎也還讀讀書  
，討論一些病例，整天就像陀螺般的轉動，似  
乎忙得連我找他看牙或談談都要預約時間。居

然，他還常常 Cancel 我的 Appointments。

• 來了幾個月的歐巴桑已漸漸發覺我先生  
是一個非常忙碌的人，只是她也不明白為什麼  
先生老是不在家吃飯，而要去什麼公會的吃便  
當；終於有一天她忍不住的問我：「先生是不  
是一個很重要的人？要不然整天到底是在忙什  
麼？」我只好告訴她：「先生是一個牙醫師，  
最多他只是有一個小小的目標——就是希望大  
家都會潔牙。」歐巴桑滿臉狐疑，不過她也明  
白，從事推動潔牙工作的人，大概也不會重要  
到那裡去吧！

• 記得我們開業之初，大兒子仍小，先生  
也還僅是各種會的外圍份子，只是很偶爾的會  
有些同行來診所高談闊論一番而已，他大部分  
的時間都用於看診。有一年似乎是父親節吧，  
我逗著大兒子說：「父親節快到了，你要送什  
麼禮物給爸爸？」兒子不解地問：「什麼是禮  
物？」我回答說：「禮物就是送給別人，而人  
家會覺得很高興的東西；像祖父送你的超合金  
戰士，就是禮物。」兒子低頭想了一陣，然後  
一臉天真但很有把握的說：「那，我送爸爸病  
人作禮物好了！」時光荏苒，先生花在看診的  
時間愈來愈少，參與公共事務的時間愈來愈多  
，如今大兒子十歲了，也明白病人並不是爸爸  
的最愛。但小兒子呢？當他三歲時，我也問了  
他同樣的問題，而他也還不甚明白禮物是什麼  
，經過哥哥熱心的說明後，他有了個不同的答  
案，居然，他要把「開會」當禮物送給爸爸。

• 牙醫師似乎是一門不錯的行業，收入雖然不是頂好，但也令人衣食無憂；看診的時間雖然長了些，但也總是可以自由調配；工作壓力雖然有些，但也不至於心驚肉跳；病人雖然不會像是遇見活菩薩般的對牙醫師，但也總是客客氣氣。可是我的先生似乎還不甚滿意，他總是把醫療品質、醫療環境、職業安全、生活保障、全民健保與保健掛在嘴邊。（最近似乎又在忙什麼感染控制）雖然我也明白什麼叫做「理念」，也很贊同「人生以服務為目的」，但我總覺得先生的理想似乎佔據了我倆太多相聚的時間，雖然我也很認同他的想法，但偶爾不免的也會向他抗議；可是他似乎有一股熱情，讓人對他不忍苛責，有時甚至會幫著他去做

（像當年編牙醫師實用手冊時，看他兩三個月不眠不休的做，心中雖然不免有氣，但氣歸氣，也熬不過他的請託，幫他剪剪貼貼、寫寫東西，而出書時，居然也有著一些些的成就感。）

• 我想每個人都生活在現實與理想之間，對我先生而言，牙醫醫療環境合理化是他的理想，家庭生活是現實；而我呢？家庭幸福是我的理想，而先生對公共事務的熱心與投入則是現實；我想我們倆都必須在這現實與理想之間妥協吧！

簡歷／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大提琴首席  
國立藝術學院音樂系教師

#### 系列之四

## 牽手走過十年牙醫歲月

吳昭蓮

當年大專聯考時，我連牙醫系都不想填，今天卻是個專職的牙醫師太太。這大概是緣份吧！打從開門、掃地、掛號、消毒器械、調藥、印模、應對病人……等等，所有牙科診所內的工作，想到的、該做的、能做的，大概都做過來了。說實在的，當年會和外子交往，是看他對父母懂得感恩，對醫療服務熱誠付出，就認定他是個好心人。雖然當時被他告知跟他是要吃苦受難的，可是還是跟定他，這麼一跟，跟了十幾年，證實他的確是個好心人，而且是好得固執呢！

十年前開業時，沒請醫師、助理，凡事自

己來。那時總認為只要勤儉，一切難不倒。就這麼跟著認真地埋頭苦幹。剛開始我還在衛生局上班，晚上回來幫忙。白天只有外子一個人守著診所，有時連要方便一下都很不方便，那個時期遇到的問題有：擔心沒有病人，看到有人進來就很高興，就算聊天也好；有些病人，牙齒裝上去，收不到錢了；有些病人一來稱呼師傅長、師傅短，一談到假牙就殺價；也有碰到剛從綠島回來，要盤纏的；更妙的是，在我做月子時，請來第一位助理居然是位外表可愛，花樣很多的三隻手，在短短一個月內，在診所拿多少不知道，在外面以老闆名義到處賒賬